

浅论文学翻译创造性的根源及其主体

西安交通大学外语部 钱 希* 郑军花**

摘 要: 本文通过分析文学翻译的特点和目的,揭示了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存在的根源。对其主体的分析,突破了原有对“译者”的唯一认定,并总结出四种回答,使对这一问题的解读更加全面。文章强调了创造性和主体性在文学翻译中的重要地位,意在进一步引起译者的重视,提高文学翻译的质量。

关键词: 文学翻译 创造性 主体

1. 引言

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是近年翻译界时常提到的话题,这个过程不能简单地看作是语际间的相互转换,它和译者自身的人生观、价值观、美学修养、个人经历、政治取向甚至性别都不无关系。译作并不是原作的附属品,它应该和原作享有同等的地位。这一思想在谢天振教授的《译介学》一书里也有详尽而明确的阐释。正因为文学翻译具有其自身的特点,才使其变得相对困难但却魅力十足。本文试从文学翻译的特点及目的,文学翻译的创造性主体来研究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存在的根源和价值。通过本文,作者期望引起对译者和译作的地位,以及文学翻译创造性的重视。本文对文学翻译亦有一定的指导作用。由于作者水平和篇幅的限制,本文只是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2. 文学翻译的特点及其目的

首先我们从文学翻译自身的特点以及目的来分析创造性存在的根源。文学翻译(其他翻译也一样)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分析阶段和综合阶段。两者之中,分析是文学翻译创作的前提。译者拿到文本后,总是要仔细阅读原文,这个阅读理解的过程中无疑加入了译者自身的有别于原文作者的创造性理解。即使译者一心想完全忠实原作的意图和思想,由于文化、意识、审美等的差异,最终也不可避免地加上译者的创造性理解。研读分析后,就要考虑如何用译语表达出来,这就进入第二个阶段—综合阶段。这时译者就已经担任起创造者的角色,和原文作者一样要考虑如何使描述的事件生动有趣,如何使所塑造的形象富有魅力,如何使人物语言具有个性,如何使译作体现一定的风格。这都是译者创造性的体现。文学翻译在这两个阶段都会体现出译者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创造性。有意识是指由于某种目的,译者故意删减、添加、意译、叛逆文学作品中的内容、风格等。无意识是指译者本着忠实原文,再现原文风格,体现原作精神,总之按照“信、达、雅”的标准要求自己。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受到译者本身文化语境、文化心理、文化价值取向、个人审美心理、文学气质、认知能力和语言表达水平的影响和制约,往往在译作中不自觉或无意识地就加入了自己的创造性理解和表达。由于译者的创造性翻译在文学译作中大量存在,对译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且当前翻译发展已经从一维进入到多维发展的领域,视野不断拓宽,这也为译者和译作的地位提升提供了较为广阔的空间。因此,本文对于文学翻译中译者创造性的剖析也符合当前研究的趋势。

* 钱希,西安交通大学外语部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翻译;通讯地址:陕西交通大学1745号信箱,邮编:710049;电话:13709208015;E-mail: lizi8051@tom.com.

** 郑军花,西安交通大学外语部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翻译;通讯地址:陕西交通大学1745号信箱,邮编:710049.

文学作品在本质上是不完全的,具有开放的逻辑空间和可能领域,这在文艺理论界早已达成了共识。《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中有这样一段话:“文学作品是极特殊的语义系统,其目的是赋予世界以‘意义’,但不是‘一种意义’。一件文学作品,至少是批评家通常考虑的那种作品,既非始终毫无意义(玄妙或空灵),也非始终一目了然。那意义可以说是悬浮的:它把自己作为某种意味的公开系统提供给读者,但这有意味的客体却躲避着读者的把握。这样一种意义中先天的失意或迷惑,说明了一件文学作品何以由于如此的力量,来提出关于世界的问题,却不提供任何答案,它也说明了一部作品何以能被无限地重新解释”。对于翻译而言,这段话有着多重的启示:一是译者需要翻译的文本的意义不是完全澄明的,也不是凝固不变的“一种意义”;二是文本的意义是开放的、悬浮的,既躲避着译者——读者的把握,但同时有着被“无限地重新解释”的可能性。当译者以不同的经验去体验和深入文本,因而获得对该文本全新的诠释与理解时,无疑是对原作的一种丰富和发展。因此,一个文本有不尽相同的解释,只要不超出理性的范围,都可以视为合理。

文学翻译是“二度创作”,即创作之创作。“因为文学语言是一种特殊的语言,文学翻译要“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象读原作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孙艺凤,2004:195)。为了使译作能产生同原作一样的艺术效果,“译者就必须在译语环境里找到能调动和激发接受者产生相同或相似联想的语言手段”,“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已经取得了相同的意义,文学翻译也显而易见不再是简单的语言文字的转换,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谢天振,1999:131)。

3. 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存在的必然性

其实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存在的必然性。傅雷先生凭多年的翻译经验总结出这样一条原则:“即使最优秀的译文,其韵味较之原文仍不免过或不及。翻译时只能尽量缩短这个距离,过则求其勿太过,不及则求其勿过于不及”。在文学翻译里,译作不如原作的现象比比皆是,译作胜过原作的现象也有不少。钱钟书就认为“林纾的中文文笔比哈葛德的英文文笔高明得多”。这些都说明了文学翻译中要使翻译理想化,“既不要不及原文,也不要超过原文”是永远不可能完全实现的,因而创造性也就不可避免。

就像在谢天振先生的专著《译介学》中提到的“创造性叛逆”¹是文学翻译乃至是文学传播与接受的一个基本规律。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的不可避免性可以从以下几点来管窥一斑:

1) 从文化语境上看,原作进入一个与它原来的社会文化语境完全不同的语境,其外在形态异化为译入语文化形态特征。

2) 从翻译主体来看,译者所处的文化语境、文化心理、文化价值取向、个人审美心理、文学气质、认知能力和语言表达水平都给译作打上了“再创造”的烙印。

3) 从读者的角度看,译作的“隐含读者”及实际的读者与原作的读者也大不相同,接受的效果也不同。

4) 从文学被接受的角度看,字对字的翻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无懈可击的。只有它在译语环境里找到能调动和激发新的读者或听众产生相同或相似联想的语言手段,能投合他们的趣味,才能站得住脚,可以被接受。

在改造某一外来模式时,虽然翻译起着主要作用,但这种改造并不局限于翻译的框架内,它已经取得了与文学创作相同的意义。

4. 文学翻译的创造性主体

¹ 对于创造性叛逆的理解,认为其价值主要在于“创造性”,是对“叛逆”的本质限定。

关于文学翻译创造性的主体，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译者”是这一问题最常见的回答。但是随着传统意义观，索绪尔的语言意义观，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还有阐释学等分析方法和思路的介入，对文学翻译创造性的主体这一问题，总结归纳了大致以下四种回答：一是认为译者是翻译主体，二是认为原作者和译者是翻译主体，三是认为译者和读者是翻译主体，四是认为原作者、译者和读者均为翻译主体。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应该是随着人们对译者的身份、地位和作用问题的研究逐步深入的。法国的安托瓦纳·凡尔曼对这一问题进行过系统探索。在《翻译批评论：约翰·唐》(Berman, 1995)一书中，凡尔曼着重探讨的是翻译批评理论的建设问题。在他看来，对翻译进行研究，特别是对翻译进行批评时，不能不把重点放到“翻译主体”上。他认为，无论是翻译理论的批评研究，还是翻译批评的具体实施，都不能不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译者是谁？都必须以译者为主体为基本出发点。为此，他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走向译者”。毫无疑问，强调对译者的研究，并把翻译批评的重点放在译者身上是不无道理的。译者为翻译主体似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杨武能先生是国内较早注意译者定位问题的学者之一。“过去，人们常常简单地将文学翻译的模式归结为：原著—译者—译本，而忽视了在这之前创新原著的作家，特别是在这之后阅读译作的译者。”他给出如下图型来反映文学翻译的特征：作家—原作—翻译家—译本—读者。杨先生主张文学翻译的主体并不限于译者，而是作家，翻译家和读者。译作不是译家创作的客观，而是为作家，翻译家和读者共同创造，只是翻译家在这三者中处于中心的位置。他的这一观点与贝尔曼观点明显不同，与袁莉的观点也有不同，但也存在一致的地方。相同处是袁莉和杨武能同样认为译者是“阐释循环”的中心；不同处是袁莉认为译者是“唯一的主体性要素”。

谁才是文学翻译创作真正的中心，或是唯一的主体，现在还难以得出定论。我们可以把译者视为狭义的翻译主体，译者、原作者和读者为广义的翻译主体。从对这一问题的解读和分析，文学翻译者可以很明确地认识到，翻译过程是一个综合运用，综合考虑和分析的过程。原作和原作者，译者自身的修养和艺术取向，读者的反应和接受环境，都应该在翻译过程中引起足够的重视。要提高文学翻译的质量，译者应该对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和主体性有一个深入的认识，“二次创作”、“创造性叛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女权主义翻译理论”等术语的出现都提醒着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和主体性的重要地位。只有在翻译中认真分析和具体把握，才能使翻译水平有一个更好的提升。

参考文献：

1. 谢天振. 译介学 [M].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2. 杨武能. 翻译、接受与再创造的循环——文学翻译断想之一 [A]. 许钧. 翻译思考录 [C].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8.
3. 陈 秀. 论译者介入 [J]. 中国翻译, 2002, (1).
4. 谢建平. 文学形象翻译与“第二自然”创造 [J]. 中国翻译, 2003 (3).
5. 胡经之、张首映. 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6. Berman Antoine. *Pour Une Critique Des Traductions: John Donne* [M]. Paris: Gallimard, Paris. 1995.
7. 陈 惇、孙景绕、谢天振. 比较文学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7.
8. 孙艺凤. 视角 阐释 文化 ——文学翻译与翻译理论 [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责任编辑：张 捷、周 化、朱安莉)